

宜中不能畫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復疏書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其城築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採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二人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不可為矣是冬索遷至

參知政事益王立為閩廣宣撫使已而降將王世強復導大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書賈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大兵來攻使其姻家持書招降之文龍焚書斬其使曰諸君特畏死且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華即迎降且募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納欵執文龍至軍中欲降之不屈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乃械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餓至杭而死

錄曰天祥文龍皆廷對第一者也豈其節義之獨聞歟是時執政者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幸而一二君子乃心許國文章氣節

表率一世當是時也內則有死之心外亦無生之樂此其所以殺身成仁而不悔也烈夫少成天性壯學自然故一則自少時志於俎豆未至者非夫一則笑諸君畏而欲生未知生能不死二者同是一道則同

是一命矣

弘道錄卷之十六

弘道錄卷之十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弘道錄卷之十七

義

君臣之義

御製文集 大明 諭中原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

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達人志士每有冠履倒置之漢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

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

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予本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

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安食足控弦執矢目視中原之民久

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

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

威儀慮民不知反為我讐擊家北走陷溺尤

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

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

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

安之夷狄何得而治之哉

錄曰此我

皇祖繼天立極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或者

及以同符漢祖為言夫秦誠暴矣分封三代千有餘年猶吾中國也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猶吾人民也豈若元之腥膻污穢侏離左衽者哉雖曰威滅六國法制黔首其規決壞禮義瀆亂人倫又

有問矣自吾夫子內華外夷撥亂反正之後二千有餘年而大義復伸讀斯文而不祇肅仰嘆者嗚呼鮮矣

名臣錄 明 祖初起淮南舉湯武吊伐之事有識之士雲附景從於時股肱心膂之臣

皆英武傑特超邁之才若純誠厚德顯顯焉專主庇民為心者中山武寧王徐達其首也次開平忠武王常遇春次岐陽武靖王李文忠次寧河武順王鄧愈次東歐襄武王湯和次黔寧昭靖王沐英尚書彭韶述贊曰天春

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羣雄翼我洪武反狄除山雪耻千古攻城弗屠手完藏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土蕞彼朔野莫敢予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常遇春贊曰長材偉貌猛如彪虎手提推埋早歸真主強漢偽吳席捲以舉長驅

入燕光復中土錫胙時封以開鄂渚允矣元戎赫然威武廟祀於通血食千古李文忠贊曰勳威之曹一世人豪濼貫羣籍曾是六韜甲裳畫赤家有戰袍宋元故都蕪舉並包宣威萬里實為爾勞庸建上公以國於曹追王

廟食沒膺龍象鄧愈贊曰惟我順王洗洗大夫功忝佐命義旗之初氣蓋六軍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鋤吊民禮士懾彼來蘇節鎮八州恩信以敷稽古凌烟褒鄂為徒湯和贊曰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膂之

臣從下江東奄舉旣闢推堅撫順吊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元勳釋兵以老情寄補親功崇元首李鄧其倫沐英贊曰於惟昭靖早育潛宮智勇自奮克敵戎功戰守方隅闡寄攸崇西南底定元室遺宗負固年拒命弗通

一鼓平之莫不率從即彼開府以錫世封

錄曰先之下中原之檄者華夷之大限天人之順理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繼之以六王之贊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孟子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此天地閉而復闢日月晦而復明中華屯而復泰人類雜而復分唐虞三代以來未嘗有之大亂亦未嘗有之大治也故以終君臣之義焉至於嘉言善行可以範世者列於

其左右

王文端公直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屢典春闈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年恭勤不怠及位冢宰益加謙慎時罷廷臣薦舉人才專屬吏部公留

意拔擢委任部屬及御史出巡必令慎選自是振肅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頓息劉文安公嘗謂公始為歷文章之任至學士中焉膺政事之寄至冢宰終為履道德之選至師傳此三地位公論皆以為堪之而無異辭且

當其時雄辭大冊之鼓動於聽聞甄賢拔俗之各伸其績效雍容廟堂儀範羣辟之仰配乎古昔至於今猶可追美遐思不容泯也

王忠肅公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事無巨細一經陟歷終身不忘有

羅二

四

所當行寢食不違坐以待旦第宅不改於舊公餘退食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變故無他虞於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之地耶李文達

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授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劉文安又曰公出而撫治於各方岳窮邊塞南若江廣推沮豪俠寧帖蠻僚西若關陝免戎服其令東若遼碣夷酋懾其義徽猷滔天猾夏而公所在屹若

鉅防召正銓銜閣景泰天順成化紀年屢更而任遇無改不惟服其經略之大而處事亦無滲漏故也

王端毅公恕歷事五朝正色危言辨別邪正嘗知揚州民為立石頌德撫鄒陽會襄陽

盜起召公勦殺劉千金等大師欲縱兵搜山公不可榜諭派民復業為建生祠繪像事之巡撫雲南時鎮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凡九

羅二

五

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於天下及撫南畿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至驚懼公具言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召災殄詔收捕下獄中外稱快謂有回天之力轉南京兵部尚書時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寺下獄公

為論救有旨令致仕  
孝宗即位召為吏部尚書裁抑僥倖復獲名節甄浚滯滯無敢以私于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蕭田彭公肝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皆海內人望引而置之當路以

弼成弘治之化天下之人至今稱三原者猶未已也

馬端肅公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初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陞福建按察使遇鎮守擾民

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固原土表滿四倡亂公為都御史生擒之時流賊蜂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蝎兒滿城王彪各聚眾劫掠殺敵官軍其鋒甚銳悉以計除之尋常節制三邊北虜深入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

虜至遇伏擒斬數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遷兵部侍郎適遼東有警公以諳練戎務往備之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皆切時宜虜患遂息建州女直叛命公復往適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

已過太監汪直復恃寵倖功陰主鉞議因公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鉞遂厚賂傾公汪還誣奏公安啓邊隙遂坐謫戍直敗詔復撫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遷兵部尚書哈密反覆為變公謂若專示以恩

羅二

六

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勅令肅州副總彭清統番漢兵襲殺威聲大振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遂寧虜酋火篩擁眾寇大同勢甚猖獗京城戒嚴

上親召至內殿咨以戰守之策因舉保國公朱暉等整編官軍且令各邊護兵墩修戰具更黜有備即時遠遊轉吏部尚書弘治年間孝皇御煖閣召公面諭天下諸九國務咸得稽察仍命宦官扶翊下階是歲大考各省官

敵知去不職一千餘員無異議正德改元懇求謝政自公去而人政一變升降之機其索矣乎

韓忠定公文風骨王屹舉止凝重雍粹若天成加以奮勵充養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十餘年歷事三朝受知列聖夙夜圖報電

勉忠益為戶部尚書陳革弊七事一開中引鹽之弊二興販私鹽之弊三賤賣官鹽之弊四買補殘鹽之弊五夾帶殘鹽之弊六越境賣鹽之弊七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於是

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告便時宣大聲息甚急需索供億復值大喪大婚相繼并內外各王府諸遺賞賜費用不貲悉心經畫緩急以濟及蘇堅劉瑾依憑宿愛蒙蔽聖聰蠱惑百出每以夜為日荒湛無度因而盜弄威

福虐焰橫空縉紳凜凜率自顧以避公追痛孝皇深以宗社為憂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露罪狀繼之以泣乞置諸法守正被害直道勁節丕振中外劉閣老徒嘗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貫

道者

劉忠宣公大夏得君尤重弘治中為兵部尚書戴珊為左都御史

孝皇有大政每召二人面議曰事有不可欲召卿商量又以非知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

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與卿論國事豈致省營私害物者比乎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與前代封墨勅相去不多今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

大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下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

順上稱善嘗與吳廷舉書曰居官之道以正己為先所謂正己非特當戒利亦當遠名苟有意近名則凡事皆有所為而為即程子

所謂今之仕者為己也特此以往而欲政善民安以成佐理之功恐不可得幸熟思而自考之事上治下皆當主之以誠行之以恕誠則自然動物怨則能體上下之情體其情而感動之將無人不可馭無事不可為已

羅二

戴恭簡公珊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為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嘗與吏部考察京官

者一考天下官者再弘治乙丑與劉大夏面議事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且諭

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朕

親知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他大臣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及上親鞠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折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面問至移晷刻其見重有如此

張簡肅公敷華風采凝定不妄言笑奉公秉法望重一時辯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為遷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初為庶吉

士

士李文達彭文憲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山力辭不就後皆以政事為世名卿故實疑清望之士往往不樂錢穀公兩司財賦事皆優贍而米蕪之操可通神明溫雅不隨果介不刻愛憎喜怒不加之意端慮慎動凝然靜容

九

九

而貪殘矯偽者自革蓋其廉能公斷根於性本發於心源貴之以文章學問故抱負設施粹然不見其迹自可久而不變所謂大受之器也為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獄重獄有寵臣坐法或疑當末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悖貨累其子孫蓋至死不亂云

錄曰愚觀文端公而下其典刑風範往往相似而祿位名壽大抵亦同然愚嘗求之李獻吉有云 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

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

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略比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

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三原

王公

河州王公單縣奉公封丘黃公巍然輩出居則岳峙動則雷擊大事各斷小細海畜惟懼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大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

殊耶弘治中華容劉公洪洞韓公鈞陽馬

文靈實謝公陽曲周公盧氏祿公金陵倪

岳安福孫公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

精密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跡罔暴義邊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

志仲毀譽進黜氣飲滿盛公卿飲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歸譽稍有

嘉矣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

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足為篤論云

都御史顧公佐性嚴守法剛稜不撓舉正嫉邪吏民畏服為應天府尹勳豪貴戚為之斂

手政聲赫然比之包茅庸 宜宗嘗問廷臣

中誰可使掌憲楊士奇曰通政使顧佐廉公

有威任御史及按察司獨著風采楊榮曰嘗

為京尹政清弊革 上喜乃陞右都御史憲度嚴明奏黜不肖二十餘人下至吏卒悚惕凜凜未嘗口毀譽人且暮東朝房小憩獨處小夾室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雖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懼伏彈壓之實焉

秦襄毅公紘剛毅廉介威望素著為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及巡撫陝西時秦府校尉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奏

公欺威憲皇怒逮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狀

上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

肅調撫河南巨鎬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率屈禮以見公獨與

抗禮略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後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及為左都御

史風采益峻人謂有顧佐之風

尚書王公竑賦性正直剛毅一毫不能詭隨於人為給事中值正統己巳之變王振專權

設國致 秉輿播遷 邸王初監國於 午門視朝百官彈劾奸臣罪狀錦衣衛指揮馬

三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順從旁呵各官起去遂起拉馬順首曰此  
正奸臣當除去監國退百官奉馭馬順以死  
及虜入寇直犯京師命董師禦之即戎服鞭  
馬赴軍號令區畫咸適機宜卒官兵部尚書  
尚書黃公綾蕭峻直執遇事驟發正色山立

即重忤時貴弗恤也智巧所避毅然肩之為  
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及任湖廣布政使  
繼曉以妖術媚上遂奸職食回鄉掃墓實  
以避生耳乃令武昌府計留之居無幾果敗  
檻車送京誅之後為左都嚴甄御史量能委  
之火其差薄於廷曰事貴得人資勞又近豈  
立官意哉所上奏議及政蹟并所著詩文悉  
棄不留至如江南食鹽殘鈔民苦包攬掇勒  
呻吟公為戶部尚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  
至今便之不吝口比之自章嘉矣汲汲流今

信後者得與夫不較然白哉

都御史軒公輒為監察御史獨振永韓之聲  
為按察使布袍蔬食同僚多不能堪及陞都  
御史清操愈厲南京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  
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

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於同事者竟御肩  
輿而歸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問令  
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云

都御史楊公繼宗性資鯁直言動不凡初為  
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桎梏年久多死於臭腐

羅二

士

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擲沐蘇活人  
命無算王忠肅公薦知嘉興府在任止帶蒼  
頭一人如旅寓然滿九載陞浙江按察使一  
時憲綱為之振舉初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  
守中官供給浩繁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  
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尋陞都御史巡撫順  
天外戚宦寺多占民間地土悉奪還之權責  
歛跡為人好善惡惡出於天性不苟與人合  
人亦憚其方嚴至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庸  
人孺子皆知其名焉

錄曰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張也慾焉  
得剛釋之者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  
於慾若數公者寧非其人乎哉 大明麗  
空邪枉屏塞高大光明之氣充滿宇宙豈  
無至大至剛直養無害者出於其間此其

所以斷然配義與道而無一毫委靡餒歎  
之私也嗚呼盛哉

李文毅公時勉少負大志勤於問學窮性命  
道德之奧初授刑部主事改翰林院侍讀永  
樂十九年三殿災 詔求直言公陳十五事

羅二

士

皆中時病有 旨允十四事而行之洪熙改  
元復以時政違節條上二本面奏 上怒命  
武士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之骨已斷其三  
曳出不能言尋改為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  
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獄先是折騰內  
向不相着醫用挺柱而斷骨忽自接人以為  
忠誠所感遂卧病一月而愈宣德元年冬  
駕幸萬歲山召問以激怒先帝之由詢至數  
四始誦言之至第六事少止 上曰事尚有  
何以不言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

上笑曰是第難言耳汝之稿在否對曰已焚  
矣遂得宥

劉忠愍公球正統中任翰林經筵講官憐憫  
於闡導啓迪議論慷慨不阿比權貴平居憂  
時之心恒切值北虜數來貢公深以為慮已

而麓川不靖實王振操柄之物逞其私怒大舉兵伐之公上章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虜寇麓川再叛再發兵征討公復陳十事其一言陛下宜親政務權柄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欲嫁禍無由

適編脩董璘自陳願為太常卿得罪振令錦衣衛指揮馬頌深探其獄謂公畫此謀誣為朋黨陛前拚去卒斃於錦衣獄

鍾恭愍公同景泰間拜監察御史先是正統中皇太子已立至是建議者欲易之同憤

其議願獻狄梁公之誠脫受比干之慘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泣大略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兼陳一切弊政遂大忤旨下錦衣衛獄死焉

錄曰三公同心一德者也或死或不死死

者完節於一時避神於八表與日月爭光宇宙生色不死者神為之呵護鬼為之核除掩瑕於尺璧完玷於白圭甫未踰時策頭關揚又非若幽隱冥漠為厲為寇者可比皆足為萬世之榮也

于肅愍公謙少秉大志弱冠登進士授御史正色敢言超拜兵部侍郎年方三十歷河南山西巡撫一十八年始回理部事正統己巳此虜酋也仙入寇時太監王振擅權勸上親征公與尚書鄭瑄請留不聽車駕幸狼

山土木倉卒不為備虜騎至王師敗績屬車北狩京師大震公時居留聞報大恟聖烈皇太后知公名進兵部尚書時三營精銳盡簡征行所留老弱單敵一時播動事端萬緒公運用一心百萬生聚九廟社稷倚

為安危擁立景皇帝遜尊英廟為太上皇於是天下始知有君南北道通朝貢畢來戰守之具一月完備士氣復振人心乃定太監喜寧降也先遂為其用盡以細大告之因為嚮導奉駕趨紫荆關京

師戒嚴往往挈家南奔又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公慟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廢寢成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廩備具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已遂堅持固守之議簡親信及戚畹重臣環

衛宮闕以強幹有志節給事中等官王竑等監守九門盡令郭外携挈入城仍行虜所經由堅壁清野固守勿戰誓以率先將士躬擐甲冒軍於德勝門外閉闔城門以死泣論三軍曉以國恩忠義難得事機一失死亡立至

衆生不如死由是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復入關傳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我軍堅不為動虜知有備稍自引却喜寧嗾也先邀府部重臣出城議和併邀金帛等物計以百萬特因媒孽蠶端廷議莫能決公

曰今日計止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七日我謀益審奉駕就寃燥地與虜營離隔乃砲擊其營虜死砲下不可勝計始大沮宵遁錄曰我明景皇帝過於宋高宗遠矣觀其施為氣象雖出於一時運籌帷幄決勝

千里之功然能堅心定志不為少變始也納王竑之說而馬順就誅繼乃殉林聰之謀而王振歿入繼又直葉盛之論而扈從失律者追討無遺較之耿南仲黃潛善汪伯彥既無所與其謀視彼罷李綱以謝金

人之師羅宗澤以梳忠義之氣罷岳飛以快奸諛之心者大有間矣此商文毅公縷言 景皇帝大有杜稷之功為是故歟至於于公之死亦春秋之義以報知主於地下故一則曰留一腔子二則曰留一腔子

羅一

六

夫豈不知也哉向使有一毫顧戀之心則昔之善謀皆為瓦裂必不能昭然明白嗚呼君臣之間可謂義矣

孫忠烈公燧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剝民蠹政潛謀不軌公至首舉官校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白晝殺人啓請具獄濠忌乃駕惡他郡王將軍自懲以文其過公雖知覺然逆謀未露且屢疏罪狀匿不得聞惟密與巡按御史李潤范輅泰議陳洪諷副使許遠先後協謀時糧備兵布官要害內以防其舉動外以戢其黨與會南昌人張儀備告御史蕭淮淮乃暴上其狀遣熱賊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師馳報濠懼遂反已卯六月十四日因生辰宴各官入謝濠立露臺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公請

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 祖宗法今誰敢有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我七本公亦曰朝廷何負於汝而汝反一時官屬駭愕獨許忠節

羅二

七

公遠反覆辯論以為不可且厲聲曰我輩方面大臣何得如此濠怒曰許遠何言遠曰惟有赤心耳肯從汝反乎遂喝令縛二公曳出遠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蓋嘗有先發後聞之謀為人所沮許既就縛慷慨激烈厲聲大罵不絕口遂借遇害死之日烈日方熾奄忽陰暄慘淡軍民無大小皆泣事聞贈官賜謚命有司立廟並祀額曰旌忠錄曰愚觀二公之死上以振千古不繼之英風下以作百代不泯之生氣前以遏淫

人不臣之顯禍後以却朋奸不測之隱謀豈曰小補之哉始公之仕也嘗太平全盛之治孰不曰保無虞害豈期禍起內藩變生親屏惟公毅然當之蓋其生也如無生故七疏以請其衷百方以剪其翼其死也

如無死故正言以奇其禍嫚罵以賊其行從容慷慨之義薰而有之此其可重一也武皇御極群邪迭與矯誣淫繫之行不可以藥人莫不腐心疾首自問天無二日臣無二君之語凜凜乎秋霜烈日然後思亂之心從革激烈之氣益伸死孝死忠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此其可重二也漢之中葉有七國之變唐亦有漁陽之兵皆流毒延禍及寧康之亂其謀不為不深惡不為不稔五旬而舉之原其所自漢無一人死難

唐至二十四郡之後始有顏氏之子罵賊不屈豈如今日頸血濺其汗輪奮聲奪其偽命慘愴而陰雲變色叱咤而伏雪騰空君子已先期其必珍矣此其可重三也大憲底平王國克正天道既明而復殺皇路

羅三

六

既開而復窒忠良之慮禍亦幾矣然卒無金甌之玷者正以人心難易則雖有懿昇操莽將亦徒然而况么魔由鼠之孽哉此其可重四也四者不違天不後幾不失已不憤事故曰非小補也觀者不可不知